

# 民國清官石瑛

胡耐安

## 湖北佬最富正義感

因爲漢口這一水陸碼頭給經過的人，有一種不大良好的印象，如我就是其中的一個，碼頭腳夫的強索，碼頭小偷的暗竊，旅館客棧接江伙計的狡猾，便給人覺得湖北人真難相與，諺俗語，便有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」；說來這是不公平的。我的湖北朋友很多，而且大都是富于正義感富于人情味，並不是全無信義，像九頭鳥聽來可怕的凶惡的人，其實湖北人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，也不見得比其他省份的人爲少。漢口的碼頭壞，是由于五方雜處的人太多，腳夫的強索，小偷的暗竊，接江伙計的狡猾，是各個大碼頭的通常現象，不獨漢口一地爲然。而且這些人又何嘗全是湖北人？決不能以這些人的動態，來估量全湖北人？

漢口之所以給人特予注意的，是因爲它東南西北四通八達的關係。總之地有良窳之分，人有善惡之別，要點是在環境背景和生事問題。我是人性本善論者，性近習遠論者，當你在一個畸形的社會裏，生活逼着你要故事奸詐以爭取你的三餐一宿，也是莫可奈之何的，除非你真個有一番修養的能耐。不然你就不得不向現實屈服，隨和大衆沉淪一氣。如此這般，漢口的交通形勝，漢口的繁榮美景，便不因不由的給湖北

人招致「榮譽」的損害。

石瑛、石衡青，是我湖北朋友中最少具有「湖北型」的一人，他剛直而不鹵莽，他誠實而不鄉愿，既不畏強暴，也不侮鰥寡，擇善固執；可是，朋友們有更好的主張，他又從善如流。他任南京市長的時候，我也偶爾去作他的座上客，我和他並無深交，不過却甚談得投機，上而黨國大事，下而社會瑣聞，都是我們聊天的資料。他是一個深受西方科學洗禮的人，可是對於我們東方的哲學精微，並不鄙棄如遺；有真學問自有真功夫，着着實踐，不尚虛誇，他在南京的政績，從沒有在報紙上有何「自我炫耀」的報導。

石衡青的主持正義不畏強權，他那「清勤慎」的政風，南京市民是深深在念的，那件石頭獅子的故事，說是當朝權相在新居落成時，看中了某某地方的一對石頭獅子，便昇到相府門口去作陳列，給石市長知道了，硬不答應，結果那位炙手可熱的權相，終奈何這位嚴正不阿的強項令不得，還是將石頭獅子搬回原處了事。湊巧他姓石，便給他贏得石獅子的「榮譽」諱號。

### 留洋學生衣着冬烘

石衡青名瑛，湖北陽新人，爲我國留英留德攻習化學（冶金）最有成果的一人，早年嘗在北大任教。他雖是一個西洋留學生，却穿着得像一個學究式的冬烘先生，自奉甚儉，不大喜歡酬酢，所常往還的人，也是「我輩中人」最受他的歡迎。他頗健談，談話極有分寸，條理清晰，談一個問題，都能握着要點，他沒

有那深藏研究室裏的專家「偏見」，他能從宇宙間的大事物去探玄擷微。在他卸却南京市長職務後，和我談過甚多有關「社會問題」的問題，他謙抑的說是向我「請教」，慚愧淺學的我，又怎能全盡解答這些問題。何況那時的社會習尚，更不斷的時時在加深社會間的矛盾，「問題事件」，日新月異的在層出不窮，而今說來，似覺尚有「餘痛」。

### 遺德餘澤永留去思

石薊青，比我大十多歲，我對於長我的或六十歲以上的高年朋友，慣以某老稱之。石薊老是在抗戰期間的重慶歌樂山逝世，說來又已過三十多年了，可是他那遺德餘澤，至今還深深的留給我們以莫大的敬仰。一昨和幾個朋友聊天，由地靈人傑說到地醜德齊，說到「石獅子」，在座的湖北朋友，頓然覺得面有得色，可見一個人的賢不肖，不在他生前的如何「尊榮」，而在他身後給人的「去思」（哀思），湖北朋友以能得石薊青是「湖北佬」爲榮幸事，便是石薊青是當代賢者的一大好佐證。可惜一般人却祇注意生前的「面諛」，鏡花水月，自我陶醉，其實，人生在世，要想博得身後的好評，必須在生前着意培養，大業盛德，不可不比高官厚爵，也不同黃金美鈔，它是求諸己而非取諸人，能了解到這一點，才有做好人的希望，才有如石薊青這樣給湖北人爭光的身價。